

南潯志卷五十四

里人周慶雲纂

志餘五

消夏閒記摘抄詩流結社自宋以來代有之迨明萬曆間白明

再會稱極盛矣至文社始於天啟甲子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

有一人評隲五經文字張天如溥朱雲子槐主易楊子常夔顧

麟士夢麟主詩周簡臣銓周介生鍾吳來之昌時主春秋張受

先采王惠常啟榮主禮記楊維斗廷樞錢夢林旃主書而効奔

走以襄厥志者嘉興府庠生孫孟樸涪也是謂應社其始取友

尚隘而來之彥林謀推大之訖于四海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劉

伯宗城吳次尾應箕涇縣萬道吉應隆蕪湖沈崑岡士柱宣城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沈眉生壽民咸來入社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也崇禎初熊開

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于是孫孟樸里居結吳江吳扶九翮

吳去盈允夏沈聖符應瑞等肇興復社其時雲間有幾社浙江

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

而吳門別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于吳統

于復社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

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

喪乃身自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孫孟樸

渡江歷齊魯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矜契然後進

之于社烏程相溫體仁有子求入社堅持不可崇禎十年有蘇

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庶吉士張溥臨川縣知

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提督學政御史倪元珙察覈倪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倪蒙飾降光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進士亦嘗入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復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大罪者大略謂派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跡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琛各上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注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鍼怨戊寅秋

南溥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二

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一人之具防亂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實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一疏大鍼語馬士英曰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甚至欲陳兵江上以爲防禦心知其無事而意在于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沈崑岡暨宜興陳貞慧定生商邱侯方域朝宗輩皆就逮係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眉生亡命得脫假令王師下江南稍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

溥溪紀事詩注太倉陸世儀復社紀略曰當天如之哀集國表湖州孫孟樸實司郵置扁舟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遊轍所及溥每爲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族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溥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亦執贄後名

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先達烏程溫育仁首輔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以誚之杭俗好異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兩張先生求爲洗刷西張親蒞浙言之後之學臣黎元寬元寬南張同籍聲氣主盟也因禁書肆毀版桁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于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爲溫以介力求解于兩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歸當是時越中飯命社局者爭頌兩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烏程顯開大隙矣按陸道威亦入復社其云孟樸于兩越如此果爾則人將鄙而棄之又何能取信于友舉四海各社羣彥胥來大會于吳郡耶竹垞太史云孟樸度淮泗歷齊魯以達于京師賢大夫士必審擇而定襟契然後進之于社豈獨于故鄉兩越而改轅易操耶想當聯

南溟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三

社初交未克家登戶至自必以友及友或間有二三貴族富兒廁于其間亦所不免乃斷曰無數且曰溫育仁心醜之直據溫氏之謠而載之矣復社姓氏錄具在斑斑可攷嘗聞溫相有子求入社而不可因作綠牡丹以誚之是也惟時值流寇紛攘生靈塗炭士大夫既不獲達而兼善天下亦合隱憂永抱獨善其身不應傾動朝野結社連盟俾小人藉口朋黨以陷害此諸君子之過耳

汪志按綠牡丹與西園記畫中人療妒羹情郵記爲棠花五種曲宜興吳石渠炳所作見黃宗羲思舊錄

震澤鎮志

孫淳字孟樸從父履恆見名臣傳淳嘉興諸生少時

負詩名天啟七年與吳飴吳允夏等同舉復社時韓敬爲兩浙
口社淳獨與之忤失相溫體仁意其黨遂具疏傾陷復社以錢謙益張溥張采暨淳爲社魁疏中有網羅天下豪傑一手握定

朝權等語以觸上怒賴邴彪佳倪元璐等具疏其誣得解復社實自滄首倡一諸生能奔走天下士名動至尊事亦奇矣滄藏書數十萬卷著有梅縮齋詩二卷

蠅鬚館詩話孫孟樸雖於潯爲寓公其實與土著無異晚年強半在梅縮居今去先生未及二百載而遺址已無人知者此可慨矣茲得梅縮居存草始知先生歿於丙戌之歲在宏光改元之後遺聞佚事有足以裨史冊者余獨怪青浦杜九高登春撰社事始末既略孟樸之事而不言並其姓氏亦闕豈不見復社姓氏前後冊及靜志居詩話耶

宋咸熙耐冷談明黃忠烈夫人手寫楷書孝經卷藏吳興劉氏眠琴山館係絹本高一尺長一丈五尺二寸五分首鈐玉音清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四

操力學朱文長印款書右十八章三百二十六句一千八百有四字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書于山中後鈐蔡玉卿印潤石二朱文方印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漳浦女士蔡玉卿故相黃石齋道周夫人

也其手書孝經卷子錢竹汀少詹大昕題詩楊秋室茂才鳳苞

跋後精審可誦子愛不忍釋因先大父奚疑公曾購石齋經傳九種藏於家思得之以爲配後友人蔣枕山炳購去亟錄詩跋

還之外祝京兆山海經行楷墨蹟黃鶴山樵山水卷子同歸于

蔣至今猶爲戀戀按此卷今藏里人邱炳華家

南潯備志王毓著字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已受業于戴山劉先生之門同門生咸非笑之不顧也杭州失守戴山絕

粒未死元趾上書曰願先生早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元趾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元趾曰不然吾輩皆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爲愈六月十有二日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戢山死戢山聞之嘆曰吾二十年講學僅得一元趾鄉人私謚曰正義先生乾隆四十年奉旨入忠義祠甲申之冬元趾來潯上訪董若雨寓居豐草庵張西廬孫孟樸皆與之訂交臨別執琰聯句以贈見三人集中距殉節之時不過數月耳

吳梅蠡言填詞賓白之法素乏專書詞隱之南詞譜玄玉之北詞譜不易購取所恃爲依據者僅西廂琵琶數種而已黃九煙

周星先生云三仄應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可謂知言而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五

韻之分合尙未論及也余舊著曲旨二十卷祇源流篇脫稿他時須踵成之庶足盡填詞之難矣

九煙有人天樂傳奇惜余未之見

錢謙益列朝詩集董斯張字遐周歸安人故宗伯份之孫也少負雋才爲同里吳允兆所許長與吳門王亦房賡唱善病藥盃不去口喀喀嘔血猶伏牀枕書年未四十而卒撰廣博物志四十卷

明詩綜董遐周初學詩於趙廣業及入閩心折曹能始歸與吳允兆王亦房酬和是時公安景陵派盛行浙西風氣不盡移易遐周洽聞周見與吾郡沈景倩略同詩亦相似嘗以所作投前守吳季騶季騶寓書韓求仲云在郡兩年不識有董生吳興守眼可抉也近得渠見贈詩如飛天仙人不著一煙火字其傾倒

若是

蠅鬚館詩話棟花磯隨筆一冊乃漏霜和尚未刻稿余所見係
亡友劉疎雨手鈔本其中不無參以禪門語錄於遺佚多有可
取爲正其譌字存之曰庚戌住梁溪寶安寺先師在且喜閣一
日隨先師至高彙旃書齋彙旃出黃石老畫卷同看有人見司
馬溫公山水小幅行筆細潤絕異而石老畫筆亦前未聞但石
老作老藤昏厓模糊遺墨耳又曰黃山槩庵兄昔同在研山日
自敘崇禎朝廷杖時事實平時持觀音名及呪力杖一下卽氣
絕後都從冥漠中過畢杖經時而復蘇所以得不死也又自指
生而膚如凝酪不受觸槩庵言吾柔膚不能抵粗苧而大杖生
存真不自意耳又己未風雪中將行偶寫潯上舊事數則贈紀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六

餘素以爲別曰余四世祖時習齋先生三字爲字亦特異性簡
淡蔬水浩然與古人相酬接里人學者叩其廬必曰謁時習齋
先生問字乃啟扉潑茗又曰趙長文先生言朱文肅罷相舟至
吳門長翁以故人往迓纔相見揖文肅首至地笑而躍曰吾幸
已歸來矣此時闖禍方赫然耳又曰耆舊言先伯父伯念先生
建言歸里一日家集水竹間先宗伯謂伯父汝從都門來自有
一時名賢送行文字因出呈屠赤水文軸先宗伯閱之蹙眉曰
文那無結聚伯父退語人曰此別一種論文眼又曰李九我館
余家時或傳其朔日必對策又得朱提遇雨霽必出曬庭中此
近傳致措大風致語未全耳而閔蓑庵沈醉讀宋史登假山頂
大罵秦檜之時忽促織躍出捕得之曰捕得老檜也又史鶴老

坐讀書解糲舍蔗霜而蘸墨頃之會食於堂駭其黑齒各大笑
此二老爲借庵先生師友書齋中實事不同九我曬銀又曰雲
栖和尚曾寓南潯豆腐橋不知尙有遺事可尋否又曰長文先
生家務前門通水步翼臨流小房嘉靖年水房有孤客病垂死
夜自起汲飲遇羽人從東角來澹月分形高冠雲衣隨童雙髻
羽人震怒誰何病客自敘童子云師父救伊命羽人倒壺得丸
藥一曰卽合水嚙之嚙之神明洞開可不死因就問稽首曰若
某得再生何處訪謝羽人笑語定要謝吾吾在洞庭山王太史
家中堂後來此病客如言訪之則見挂洞賓像飄飄如與藥人
又曰報國寺久廢僧南林斷一臂誓還舊觀先借庵先生爲作
緣起後鬱成樓閣南林者寺古名其爲字所以誓也余六七歲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七

時每新春及重九借庵先生必命徧禮佛溪上諸院至報國則
南公出具茗果其當年斷手則腊而櫝藏與余坐少頃語修復
寺殿出腊手亦笑亦泣其語態至今可畫送余出寺門余苦卻
之復回余詣寺及門南公輒指謂人曰此郎最畏人門送余薤
染後尙健理院事沒數年爾又曰分水龍王墩龍王及儀衛像
嘉靖朝名手塑如唐人畫後來修飾爲俗工浪益丹青遂不復
見昔人意度可惜又曰金孝章辛亥來研山晤余涵空谷住四
五日語聯絲孝章老後日抄異書見相知必問有何可抄書作
杜甫乞新絲態真奇骨也夜來夢孝章立松下故作松錢詩未
足一句便醒又曰八月大盡觀金粟回嘉禾石佛路上撞棲巢
底漁父曰端明氏三十年來舊遊也西風白日執手長歎結矮

屋楓樹底夾路雜花花磊落幽詭不盡名麋眼籬九疊籬盡得
石廊廊盡得樓容膝書畫雜陳香爐鏡奩徑寸小合大盤盂皆
刻匏也巢父手自製語古今事略語文史諦視都無矜奇語匏
合輒自喜明日別去贈匏種子四裏香櫟八珊瑚蕉三眼中少
見如許人有二子長亦生戊寅淵厚有古骨能讀古史有千百
世想不惟長謝風塵都不人間語白兆歸收齋米寫寄此段可
兄弟長想見茲人九月八日堯峰細雨中手字靈璧樵事都有
可紀然魯魚亥豕至不能句聊書以俟知者

俞樾春在堂隨筆董若雨說棟花磯隨筆但有鈔本沈穀臣庶
常以示余字跡皆草草殆村學中童子所書也其中載朱文公
祝融峯詩云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八

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有校者云下當作上余案頭無朱文公
集未知孰是然以愚見論之作下者殊勝蓋既御風而行則搏
扶搖而上背負蒼天視祝融峰轉在下矣故云飛下祝融峰也
若作上則與芒屨藜杖攀援而上者何異一字之分仙凡頓別
矣當與穀臣言未知以爲然否

又董若雨世皆以爲明人而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庚申二月
在鷓鴣溪艇子上見陽明先生書跡念先師所許一凝字及補
山堂一涼字皆書苑未發之秘舊吳釋南潛題然則此老爲僧
後至康熙十九年猶在入本朝不可謂不久矣顧亭林王船山
皆明之遺老而卒於本朝則皆本朝人物也董若雨亦可援此
例子考汪謝城南潯志董若雨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六

十七則明亡時纔二十五歲耳其爲本朝人無疑溇志列入明人是論其志非論其世

〔又〕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客有戴星叩余門云云此客出門徧告市人曰高暉生直是退財白虎余按汪謝城南溇志董說傳所載名字甚多初名說字若雨號西庵自稱鷓鴣生又稱斯張子聞谷大師錫名智齡國變後改姓林名蹇字遠遊號南村亦稱林鬍子又稱楠木林靈巖大師名之曰元潛字俟庵爲僧後更名南潛字月涵一作月巖號補樵一號楓庵又名本以而無高暉生之名此可補溇志之缺

棟花磯隨筆辛巳冬烏程秋浦吳侯謬以文字下交而俗眼爲之轉至癸未歲偶吳侯有所繩繩者富客有戴星叩余門語繹南溇志

釋不可了似欲余爲關說解之而百金爲壽者余時面發赤罵絕之曰去吾學道未暇也此客出門徧告市人曰高暉生真是退財白虎後來人都以此見謔明年客前叩門作市道語者秋遇桎梏而復語人曰白虎語有時可取

〔又〕癸歲多旱癸酉十四歲記亦無霖雨更夏秋癸未旱紙龍蟠于市市人戴雷神面具以爲祝也癸巳余初芒鞋參先師于硯山夏亦少雨癸卯夏先師在金粟余往視丈室中焦熱思雨不得癸丑在梅谿石屏山山田寶澗落如玉液也

〔又〕癸未余刻印章曰夢史又方印曰夢鄉太史後十五年先師命充書狀時假寓溪村刻潛居漏霜四字印又刻鈍榜狀元一印或見之而戲舉松雪水晶宮道人對例言鈍榜狀元政合璧

夢鄉太史耳今用蕭蕭林下風珀印是先師示寂前手賜而近復欲刻四字印日月函船師甚思船居也

簪雲樓雜說南潯董說字若雨嘗立非煙香法使百草木皆爲異香噫奇矣

棟花磯隨筆余三十年前病汗出透衣不已而心搖搖藥師多補心治不效後遇一時望者謂不用十全大補湯決死投一劑而氣欲斷幸急解疎散得蘇又歷一秋葉盡脫時遇閔持訥曰誤矣此當用越翹丸料應手而愈十五年前在研山天山閣熱疾心歷落不寧不食已幾十日沈朗中視之曰胃病也常服藥中只加一味石斛遂起又十年前患鼻塞欲嚏不可出時在苕溪歷月至木瀆尋趙封初語以病封初曰待思之明日來轉急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十

詢之封初曰必再隔一日定案再隔一日得藥生地白茯苓麥冬平常數味耳日未中飲煎未時初卽嚏此三病三醫皆奇也董若雨舟居聽雨圖自跋石湖泛宅者寶雲自名其舟也辛酉夏五泛宅之始朔後十日漁路微雨寶雲生有舟居之癖其次之癖則聽雨也聽雨奈何聽非舟居凡近舟聽雨古聽非舟居猶動也舟聽雨靜聽非舟居雨色俗舟聽雨綠綠則涼涼則遠惟涼與綠通視於聽其微乎泛宅之始得雨而未快於聽其後雨連日聽乃大快六月住船堯峰得茗上紀子餘素馳寄舟居聽雨圖而寫石湖之雨甚悉也計圖之制則在泛宅之前五闕月矣吾聞得法妙於象外者機握其前定圖中人能聽未來之雨乎抑圖之者能見未來之聽乎必有辨晰之者下署前住蘇

州古堯峰寶雲院南潛書有白文南潛之印及朱文月函兩印
記張秋水跋云此有明遺老若雨董先生聽雨小象先生爲吾
鄉故家子弟丁明之季世卽棄舉業爲緇流以老州郡屢就聘
之不獲見其志節可憫矣鑑曾祖母出董姓爲先生中子裘夏
公女與吾張氏世有潘楊之睦憶童時值上元節至高暉堂卽
見先生此象未嘗不肅然加敬今董氏出先生後者家勢日墮
而先世舊物益爲灰燼是圖爲海山呂學所作上有自跋爲其
弟子紀官馳寄舟居綠聽不勝浮沈身世之感圖今藏計氏秋
琴館鑑嘗揖主人而告之曰此里中高士也盍善弄之翌日秋
琴主人復於故紙堆中得餘素齋稿以視鑑蓋卽先生高弟弟
子紀官大韶所撰內有丙寅五月六日寶雲和尚示寂十三日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十一

往哭龕下詩鑑益喜其卒事之有攷也并屬秋琴錄其詩於後
先生棄世故後事多不見稱于人唯全謝山南嶽和尚退翁第
二碑曰退翁法嗣滿天下而最賢者曰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
元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曰故監司宣城沈公嶽子麀生其後居
姚江名大瓠曰歸安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溪辛卯之
難寺中星散說獨負書杖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
峰曰南潛如是而已其著錄之書甚多茲不具述按退翁姓李
氏名宏緒揚之興化人乙丑八月初六日張鑑書於選學齋中

圖縱約四尺橫二尺見藏馨一山廬桂氏

依圖
摘錄

溫裴忱董若雨先生傳丙申秋作焚硯誓詞削髮從靈巖繼起
諸禪師遊適三湘上衡岳遇陶仲調於長沙仲調曰吾久疑文

周彖象消于傳注家言今讀子易發渙然冰釋矣先生曰十年注易千里浮湘得仲調一人知己何待後世子雲哉

鈕琇觚賸續編吳興董若雨華閣懿孫才情恬曠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緇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于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遊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淇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而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

董兆元江峰筆記家高伯祖若雨和尚挂瓢靈巖山一日家書至展閱忽發狂大笑一僧謂曰和尚往日得家書未嘗有喜色今有何快意事而若此公曰吾家僅有田七畝今樵壁書來知田盡買於人矣豈非大快事

鈕琇徐伯貞先生傳先生諱鍾彥字伯貞其先世爲浙中望族元末自海鹽風山遷居吳江先生就試烏程拔置弟子員崇禎庚辰歲大饑先生硯耕之蓄稍贏有無賴族子率羣不逞者持白梃噪於門先生立出穀賑之次冬歲稔又復然先生婉諭不能止乃理於官勢以小戢越三載里盜蠶起前族子爲其魁銜夙怨縱火焚廬將劫荻塘舊業先生倉皇奉母避地潯川乃免鼎革後遂屏棄制舉業方袍幅巾終其身卒于荻塘故居年僅六十有一

董說志園記癸未之歲余數有元怪夢遊感而作夢鄉志其明

年湖上虞聖民氏館靜獻授諸子鄒魯聖賢遺文謂余曰我悲夫世之車奔馬馳也而貧且爲志園願子記之余曰諾志園奈何聖民曰我園也志而已故名志園依山結屋環竹樹臨清流因出其圖示余圖如其言也余曰異哉此余所謂夢鄉者也子姑俟之余亦將爲夢樓頃余在茗溪道中夢踏雨穿亂篠俄兩山拔立如門余從門中行過松陰十里遂登一石樓樓中几榻窗扉皆石也其上有石榜碧篆七字字如飛鳳形其文曰七十二峰生曉寒今余每飯意未嘗不在曉寒也余夢樓成當并爲子記之明年乙酉聖民徵前約曰我近得桃花源圖名畫也我將以爲志園余曰諾僕采藥未暇也又二年丁亥聖民復手一紙告余曰我志園又更矣此吳憨僧巖居讀書圖也我將以爲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三

志園願子記之

釋方擇跋聞有潯南方山人往來淞泖茗雪間詞人也往在成壇所始一覲之則稱海印居士矣疑之今年秋翩然來山中相與激揚累月無勗元來此公別有長處一日出篋中金書童子護命經觀之蓋利世希有秘笈而圖寫精妍尤爲難得居士乞一語跋玉芝大林後余掩卷亟就居士索曰把將經來居士徐起拱而立余笑曰我從來疑汝

劉黃裳董伯念楷書金剛經跋蓋法身高大頓失須彌口藏精微才容一綫四色固乃成山五眼則名非海九百煩惱豈性所來三世推求了不可得故龍潭不見大身而支遁蓋談小品耳是知離辯乃虛空之毫樞機爲大壑之滴三十二相不見如來

而一粒粟中詎包法界邪況見而不見聞而不聞曰小曰大意何云乎不也三空無虛信無虛而無實六塵不住因無住而生心徇大者狂象之苦因泥小者肖翹之陰趣豈知以小眎大者苦不盡以大眎小者多不明何期此性本無加損何期此經自然常圓亦何以故終日金剛而未嘗金剛者鐵山也具足金剛而住持金剛者劍鋒也火山固烈焉鎔無色之金羚羊角雖堅何碎非形之石是果小因乎哉屢提居士既見將軍之身不失童子之體爾時說義如是寫經

溫棐忱過庭節錄東林最怒浙人東之苗裔耳食前事明季結

復社吳門徐昭發先生見先子按棐忱父名灤有愠色先子談笑對之

徐未釋也後竟爲同聲之和寫山水貽先子題詩其上又貽詩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志

一幅皆寓贈言之意先子懸之草堂曰吾與昭發時相見也然昭發今日方知我晚矣

又明季甲申乙酉間兄公望以吾父擅文譽勸遊南雍先子以貧無資難之兄曰吾以先公入監讀書蔭與吾叔何難焉先子曰吾藉蔭入監倘不第若之何兄曰不第叔就選中書舍人可也且叔必第其勿慮先子曰第不可必是時雖欲辭不可得矣固卻之兄曰叔必不肯受叔貧吾資叔遊南雍噫先子固狷潔而公望兄之汲引扶持豈今之人所能及哉

又崇禎辛巳壬午間伯雨生以僞授旗牌事分守道路公某將置于法提卒到門伯雨生窘甚同弟千尋鴻生潛出謀于伯開美開美曰盍謀之六弟六弟先子也時讀書栖賢山中乘夜到

山凌晨叩門以告先子曰爲之奈何開美伯曰吳訥如公向巡常鎮路公其治下也且有交聞路公日求所以報訥翁惟訥翁可解此厄日諾卽往懇訥翁求救翁難之先子曰兄不救雨生斃杖下矣雨生子從兄也兄待予中表弟如同懷忍視予從兄斃乎遂泣下翁曰弟如此吾無如何矣止先子宿並留雨生開美諸伯叔是夕卽以書投路公次早先子仍至山越一日從山中歸方念此事未釋而雨生伯已于村賽中從臺上看戲先子於舟中望見之笑曰此髯而坐者雨生也事釋矣訥翁不責報于吾父吾父亦不市德于雨生伯也

又丙戌丁亥間先子結問道社同志八九人每到了日期于三日前齊集齋戒習禮祭日質明而興設俎豆祭先師贊者旁立童子歌詩俱有儼然如在之容退而對坐輪一人質疑請問各伸所見講論竟日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五

又壬寅癸卯間先子避亂于南潯之洗粉兜友沈鴻載小白以事候審于司理時理官爲朱莊欽案在潯二君求緩急于先子急需若干金刻不容緩先子卽應之後無償者先子不贅齒牙也先子曰吾於乙酉孟夏之杪自留都策蹇歸宿鎮江遙聞揚州兵火聲至姑蘇方習競渡畫船簫鼓弗絕也噫廟堂旣如彼矣又何論疆場哉

又先子嘗曰吾年三十餘歲坐寶慶堂中覺得虛空粉碎此時惟有樂極忽憶尙書旅獒篇讀未竟此樂失之執友韓公蘧廬以問具德禪者具德曰此禪定之因也問大覺師大覺曰暫息

塵勞又曰此樂若得餘一炷香更入佳境矣

又先子戒淫祀雖大病不禱凡遇出處患難伏魔關帝時見夢寐間乙酉夢帝謂春秋不可不讀遂謝棄博士弟子壬寅暮春遭盜先期夢帝謂爾家有破城之難時七里皆被劫吾爲爾祓不祥戊午春夢帝手畫二字問曰汝識乎曰不識帝曰十八也九月初十微疾十八午時終

又乙酉杜門後先子絕交遊吳門惟周子向先生諱茂葵忠常介公子

來訪先子留或旬日半月與先子聯牀先生豪于飲飲必至夜分先子相對欣然倦則先臥踰時仍起視先生每歎先生雅量又先子嘗稱伯寶忠先生論文之言曰走得路多喫得苦多吾悔之晚矣弟年少惟精讀闡墨三六九課藝勿闕務在一氣呵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六

成熟能生巧名士誇多鬪靡勿取也徒亂人意耳

又先子曾與寶忠伯會文池亭一日三藝伯從橋上緩步步七八轉卽書書畢仍步無吟哦聲如是者三則一藝成矣家人以俗事告同之歸少頃來搆次題三題仍步橋上如前僧或奉茶與之笑談日晡三藝完讀之篇篇精湛先子曰此熟極時也時在乙亥夏

溫棐忱長史公家傳節錄曾大父長史公諱應聘字一渠先世由長興遷烏程之七里皆隱居不仕世有厚德而公之兄弟行始以科第起家公淵源家學少負時名屢試不第始以例授南城兵馬司指揮神宗朝也陞四川鹽課提舉司提舉左遷靖江左長史尋以老乞歸能詩著蜀遊草爲同時詩家所重同堂兄

弟上者爲侍從臣次爲郡縣吏文忠於公爲姪孫輩已陟宮坊外孫吳元亮登進士入仕公於其時退然自下與與抑抑吳方伯嘗言每歲正月誕辰隨諸舅父捧觴爲壽族屬咸在公無幾微情容時詔以持盈保泰履謙守約之旨此可以見公學問之本原已年八十二子長太學生有傳次庠生子隆次上林子恆次廩生子鰲女嫁同邑太學生潘龍山守節撫孤捐千石米賑饑旌於朝有傳載潘氏家譜

消夏閒記摘抄温璜字于石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司李徽州從知府唐良懿之策嚴城守與金聲共事

又温璜與金聲共起聲被間事敗璜取餉籍悉焚之走山中作書留別知己妻茅氏願從死長女年十五方寐茅提之曰起從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七

父母女醒曰何從茅曰死耳遂束帛其頸氣未盡璜以匕首絕其喉茅亦衝刃死璜遺筆有世受國恩一死圖報夫妻與女一時盡節薄棺火葬不必還屍與地方居停無累入戶亦自剄未殊踰日以兩手碎裂其喉而死索餉籍名不可得所全實多

棗林雜俎烏程温璜崇禎癸未進士任徽州推官聞變市棺三題曰忠曰節曰烈令妻女就縊始自經

陸心源吳興詩存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烏程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少孤母陸孺人鞠之破屋一間無帷帳姑沈病且餓同坐臥一板箱種火煨芋以爲食教其子讀書姑卒孺人哀毀如子天啟七年有司聞于朝詔旌其節孝又一十八年而成進士年六十矣除徽州府推官聞國難恆引佩刀歎曰此身當付汝乙

酉六月城破先殺其女寶德次殺其妻茅妻女皆延頸就死乃自刎初名以介注名復社第一集不以兄在相位見擯於清流後禱夢於于忠肅祠夢忠肅語之曰子不當名以介宜改曰璜遂更焉著有貞石堂集事跡詳府志列傳

蔡壽昌蛻石文鈔某年月日柯家山人嚴元照于道場山麓訪得明徽州推官溫忠烈公墓所寓書來告并囑爲文記之以示來者壽昌不敢辭謹削簡焉按湖州府志公溫姓諱璜初名以介字于石號寶忠烏程人七月彌慧三歲而孤母陸孺人上事孀姑下撫弱子周旋三代苦而可貞燈火一篝織而課讀公少秉懿訓長騰英氣磷磷秋水之石落落冬嶺之松鄉里稱爲善人朋輩憚其君子崇禎癸未成進士年已六十授徽州推官銅

南溟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六

章甫佩金甌旋破蝮殘虻化鼎震龍飛公乃雪涕登壇精忠激烈歃血誓眾聲色慨慷經略出于文章山水保其殘賸一身是膽眾志成城乙西南都亦覆郡守及諸僚皆遁去辭燕眇樂生之涕登車鮮徐廣之悲公則誠積于中確不可拔挽回天命竭盡愚忠生也不辰死而後已郡人金聲舉兵績溪與公犄角憤簿之下焚筆研而執殳血性相感率嬖稚爲一隊雖螳螂氣盛怒欲當車而精衛力微勢難填海未幾聲敗家居御史黃澍潛以城獻惟公雷霆屹若鋒刃怡然日背一曠背創皆裂見危不怯視死如歸引決全家致身一旦裹屍以革得箭鏃二升閤戶而經引弓弦三尺蓋城破之日公卽與夫人茅氏女公子寶德同日殉焉紅羊劫口蒼兕呼窮愛女銀瓶從武穆而玉碎嬌兒

繡襖賴程嬰以瓦全國殤如彼家難如此良足悲已墓今在道場山之陽玉鏡飛天金輪轉地墳前石馬夜半還嘶塚內枯齷死而猶齧荆棘不翦長過墓碑翁仲側眠時礪樵斧梨花寒食少麥飯之一甌楸樹叢生蔭燐火之干點莫爲之表知者殆寡嗟乎牛羊勿踐先生在天之靈蘋藻可羞吾黨尊賢之禮從此雲防霧護不愁犁而爲田筆壽墨貞敢請刊之于石

棗林雜俎湖州烏程董威故尙書份之裔蒼頭某頗饒庚寅夏有物空中求飲食違則見禍懼而饗之則黑氣如雲飲嚼甚壯屢索不已某以告威威亂後好養生家言禳以羽士俄擲磚石詬怒而洞庭山隱士施亮生者有道行召治之雖遁而不絕某乃訴之城隍神詬怒如故威言於烏程令劉璽口清執最有聲

南潯志

卷五十四

志餘五

九

遂齋沐告城隍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孽擾民妖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罪今城隍釋我矣爾其奈我何威因檢道藏有曰凡妖魅爲符呪所不及治者製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蓋太湖魚妖也